



良心茶遊記

●良心

一分鐘改變歷史(中)

張祖武在危急關頭果斷炸橋，阻擋了日軍機械化部隊渡江侵入西南大後方腹地，被史學家稱為「一分鐘改寫了歷史」。但是，惠通橋被炸雖然一時阻住了日軍機械化部隊，日軍過江東進的危險卻並未就此消除。

惠通橋剛剛被炸，日軍第146聯隊隊長今崗也率領的日軍坂口支隊大部隊殺到了西岸，據說距橋頭僅僅200米。今崗也眼看大橋被炸斷，惱羞成怒之下將怒氣發洩到難民頭上。他命令日軍向在橋頭未及渡江的數以百計的車輛和大批難民瘋狂掃射。很多難民跳江逃命，被捲入滔滔江水。今崗也餘怒未消，命令在橋頭的松本大隊率部找渡口強渡過江，佔領惠通橋東岸高地，掩護日軍在江面架設浮橋。而此前趕到江邊的日軍金氏少佐率領的第146聯隊第2大隊的兩個中隊已在惠通橋上游數公里處的淺灘武裝渡江。

當時，怒江「水勢低落，河幅僅八十公尺」，有「渡口十餘處，徒涉場三四處，布於廿公里之正面，空隙甚多」。而東岸的中國守軍兵力單薄，軍心渙散。惠通橋東橋頭一帶的怒江防線上只有雲南省綏靖公署步兵第6旅和滇緬公路上的警備中隊等零散人馬。這些七拼八湊的部隊不堪一擊，整個防線就像紙糊的一樣脆弱。

金氏少佐指揮的日軍在炮火掩護和工兵的協助下，使用兩艘橡皮艇和簡易木筏輪番強渡。有些兇悍的日軍甚至在猛烈炮火掩護下徒步涉水渡江。到當天傍晚時分，日軍幾乎未遇什麼抵抗就渡過了二三百人，並順利控制了橋頭堡和臨江的黑崖山高地。他們試圖攀上江岸更高的大山頭山崖，往惠通橋東橋頭行進，同在惠通橋被炸前混過江的便衣小隊會合，佔領惠通橋附近東岸高地，掩護日軍工兵在怒江水勢比較平穩處架設浮橋。惠通橋兩岸的地形極為複雜，山勢陡峻。東岸的大坪子和老魯田地勢陡峭。特別是此段怒江岸邊的大山頭山崖如刀削，崖壁十分險峻，是怒江東岸的天然屏障。日軍要想攀上大坪子和老魯一帶陡峭的大山頭，卻仍然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位置。果然，就在過江日軍沿大山頭山坡往上衝擊時，遭到了山頂上突如其來的小股中國軍隊的迎頭痛擊。一下被打懵了的日軍以為東岸已有充分準備，便沒有馬上再發動大規模渡江。這就給中

國增援部隊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布防時間。

據後來多方提供的情況證實，最先到達惠通橋東岸阻擊日軍的，是宋希濂第11集團軍第71軍第36師第106團第1營營長易浚華率領的不足兩個排的尖兵連。這支尖兵為何此時從天而降，事情還要從源頭重慶說起。身在重慶的蔣介石得知日軍正快速衝向惠通橋的緊急軍情後，一直坐臥不安。他在5月3日兩次急電駐守昆明的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要宋「火速調部，疾進滇西，堵截日軍」，但宋遲遲沒有報告調兵部署。蔣介石熬到4日下午，又按捺不住直接給宋希濂掛電話，厲聲命令他立即調遣昆明附近所有野戰部隊西進惠通橋一線堵截日軍。宋希濂第11集團軍麾下共有兩個正規軍：第66軍和第71軍。第66軍此前已調入遠征軍，在緬甸戰場遭遇重創，潰不成軍撤回國內，遭人唾罵，令他蒙羞。他正從川康地區緊急調回另一支主力第71軍前往滇西雪恥，但第71軍尚未趕回。宋希濂無兵可調，心急如焚。

宋希濂接到老蔣電話前，剛得知第71軍的前鋒第36師已於5月3日晚間從西昌趕到了祥雲。第36師是抗戰初期國民黨軍中的精銳部隊，也是宋希濂帶出來、信得過的老部隊。36師的到來令宋希濂如釋重負，他立即命令第36師師長李志鵬率部全員趕赴惠通橋阻擊日軍。第36師原先接到命令是到祥雲準備前往緬甸增援，全師從地處川南群山中向西昌徒步南下，強行軍趕到祥雲，官兵已人困馬乏，疲憊不堪。師長李志鵬接到命令毫不猶豫下令全師立即出發。祥雲到惠通橋的距離約有200公里，沒有車輛不行。可是當時緊急調集的車輛只夠搭載兩個連，師長李志鵬只好帶著兩個連率先出發。幸好該師的先頭部隊第106團在團長熊正詩率領下已於5月4日從楚雄到了保山。李志鵬命令106團率先以最快速度趕往惠通橋。但在剛遭受大轟炸的保山更加弄不到車輛，熊正詩只好命令第1營營長易浚華率領營部的人和迫擊炮排的16個兵分乘好不容易搞來的兩輛商車先行當尖兵打前站。

易浚華是一位身經多次惡戰的戰鬥精英，經歷過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和富金山血戰等戰役。他率領的尖兵小隊沿滇緬公路迎着從西南來的逃難人流車流逆行行進，走走停停，5月4



●易浚華打響了惠通橋保衛戰第一槍。作者供圖

日半夜才走到施甸縣水長鄉的七〇七村。七〇七村因滇緬公路從昆明至此處的公路里程碑顯示為707公里而得名。從七〇七村往西南就是靠怒江的太平鎮老魯田村和大坪子村，從七〇七上去盤山公路已完全被西來的人車洪流阻塞，汽車再也開不了一步。情況緊急，易浚華只能帶隊丟開汽車強行軍，走了30公里崎嶇山路，才於5日拂曉趕到惠通橋東岸的老魯田。

老魯田是惠通橋所在怒江東岸的一個村，境內江邊地形以山地為主。緊鄰江邊的地勢險要，地形複雜，屬於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體垂直高度超過30米，表面由堅硬的花崗岩構成。橫亘惠通橋東北方向的大山頭十分險峻，形如刀削，形成東岸的天然屏障，與西岸聳入雲天的臘叻松山共同構成怒江天塹，成為滇緬公路過江的關鍵樞紐。經過老魯田到一丘田，站在這裏的大山頭山頂，腳下深處是怒江，橫臥在怒江上的惠通橋清晰可見。對面就是松山。松山居高臨下扼守着滇緬公路。

從老魯田山頂下到怒江峽谷中的惠通橋還有約20公里。海拔從1,534米降到738米。路面全部由石頭鋪成，人稱「石塘路」。下去峽谷很深，一路繞來繞去盤下谷底，上午10時許才到達惠通橋上方大坪子村高地。怒江峽谷在此段深切，江水在峽谷中奔流，水流湍急，形成「天塹」之勢。從這裏下到橋邊還需要幾十分鐘，不過惠通橋附近整個江峽的混亂情況已盡收眼底。

易浚華看到惠通橋頭一片混亂，就安排6個戰士前往橋頭打探情況並協助守橋，自己帶領營部的人和另外10個戰士，以散兵隊形持槍沿江邊朝惠通橋上游一些能蹚水過河的渡口搜索前進，勘察地形構築第一道障壁。不久他們就聽到惠通橋被炸的聲音，緊接着就發現有日軍開始在他們正前往巡查的淺水江段渡江。易浚華看到渡江日軍有上千，自己方面才幾十人，無法同渡江日軍正面對抗，只能一面派人前去呼叫援軍，一面選擇日軍上坡必經壕口埋伏，給日軍突然襲擊，延拖時間，等待援軍。於是就有了讓日軍被突然被打懵的一幕。易浚華打響了惠通橋之戰第一槍。

生活點滴

●羅大佳

名師文剛

文剛是「名師」，名師應該和老者連在一起，文剛卻只有40來歲。

文剛的名，緣於教學。他任教的洪雅縣實驗小學，是百年名校。學校裏群星燦爛，人才輩出，年輕人要想脫穎而出，其實不易，文剛卻用自己的創新教學，獲得了學生和家長的尊敬。2022年1月，洪雅縣人民政府命名了首批「本土英才」，文剛被命名為「洪雅名師」，從此人人皆知。

文剛的「名」，主要體現在教育教學上。低慾望的時代，作為一名小學教師，要教育好孩子，很不容易。現在的孩子都很金貴，管嚴了，受不了，管鬆了，老師沒有威信。一點小事沒有處理好，家長還會和你沒完沒了。

在教學和管理學生上，文剛是很有自己一套的，鬆中有嚴，嚴中有鬆，寓教於樂，融學於趣，亦師亦友，化教於心。文剛教語文，兼任六年級三班的班主任。一次路過教室時，看到科任老師因教研活動，還沒到教室，教室裏鬧哄哄地亂成一片，有的在摺飛機，有的在嘻嘻哈哈打鬧，有的左顧右盼交頭接耳……文剛很生氣，但沒有發脾氣，他走進去要大家模仿剛學過的課文《猴王出世》，寫一段「看群猴頑劣，學傳神描寫」的文字。自己率先做了示範：「上課了，老師到來之前，一群小猴開始調皮頑劣，膽大的衝出教室，奔向操場；膽小的左顧右盼，躍躍欲試；剩下的呼朋引伴，互相壯膽，糾結一陣，也溜之大吉……」學生們聽着聽着，臉上露出了羞愧之色，教室裏漸漸安靜下來。

洪雅縣實驗小學的班主任，是要把孩子從一年級教到六年級，對學生負責到底的。肩負着教學重任和教育重擔，文剛不斷地探索和創新。他深知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努力尋找適合每個孩子的教學方法和教育方式。課堂上，他會把重點難題交給積極舉手發言的孩子；對那些不善表達的孩子，他會用每周輪流一次的方式讓他們表現自己；看到一些學生思想不集中，則用旁敲側擊和驚險刺激的方式訓練他們的注意力。文剛說，每個孩子的眼睛裏都閃爍着對知識的渴求，關鍵是如何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將晦澀難懂的知識變得淺顯易懂，讓孩子們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學習。

教學之餘，文剛還帶領孩子們走進大自然，觀察四季的變化，感受生命的律動；組織孩子們開展讀書分享會，讓孩子們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他還鼓勵孩子們創意寫作，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今年暑假，文剛給孩子們布置了三本書的閱讀任務。一本是吳承恩的《西遊記》，一本是高爾基的《童年》，一本是我的鄉土散文集《童年的酸鼻子樹》。事前我並不知情。當他拿來班上閱讀心得寫得較好的學生的書，要我給他們題籤鼓勵時，我一口答應下來，並在心裏默默地說：孩子們，你們能在這樣的名師手下求學，有福了！

詩情畫意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六十八 食鮓

——郭祥正（兩宋時期）



郭祥正 食鮓（節選）
風流東武鮓，三月已看花。
及冬稍稍盛，未日滄海涯。
味醜半附石，體潔不藏沙。
己亥秋日本
素仲配畫

郭祥正，字功父。宋代曾任官，少有詩名。鮓魚，古時對鮑魚的叫法。「莽愛慫不能食，置飲酒，啗鮓魚。」《漢書·王莽傳下》記載了王莽愛吃鮓魚，原來曹操也愛吃鮓魚，曹操死後，曹植曾向臧霸要200隻來祭祀。可見吃鮓魚歷史悠久。成熟的鮓魚外殼有九個孔，故又叫「九孔」，現時鮓魚是養殖為多，故時常有鮮鮓魚連殼出售，由於未成熟，故鮓殼上有五孔及七孔。鮓魚的外殼是中藥材石決明，對眼有益處。鮓魚有乾品和鮮品。乾品價格高昂，非一般人能負擔，但鮮鮓魚則較為便宜。鮓魚食法和補益已廣為人知，是滋陰、降血壓及滋補養顏之品。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著名中醫師張伯常先生對陰虛火盛病人的食療方為「鮮鮓魚雪耳煲雞」，此方平和，不妨一試。古代曹操怎樣吃鮓魚呢？我聽說過，南非總統曼德拉在服刑期間，曾在海邊捕捉鮓魚以炭燒用作食物，才令人們也知道南非有鮓魚。

詩詞偶拾

●黃冬

賀香港文匯報七十七周年報慶

——曾為文匯人，十載感深恩

七十七年翰墨香，
明珠熠熠譜華章。
維港湖聲隨筆湧，
獅山雲影入軒窗。
昔時鐵肩擔道義，
今朝妙手著滄桑。
慶誕猶思同舟日，
文心依舊渡重洋。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敦煌壁畫裏的農耕生活

如果去敦煌看壁畫，大多數人最先想到的是飛天、觀世音菩薩、彌勒佛歡樂世界的佛國淨土。可是，如果你仔細查看，就會發現壁畫裏也藏着很多「接地氣」的生活畫面——人們在田裏勞作、挑水灌溉、牛拉犁走過田埂……這些場景，這些千年前的農耕生活，會鮮活地展現在你面前。

你會看到，在春天的耕田與播種。在莫高窟第445窟裏，有一幅非常有趣味的「耕作圖」。畫面裏，農夫牽着牛在田裏翻地，旁邊有人播種，有人挑糧，還有人打場、揚場，幾乎把農忙的一整套流程都畫下來了。更特別的是，畫裏出現了一種叫「三腳耨」的農具，可以同時開溝播種蓋土，相當於今天的播種機雛形。看着它，你會忍不住感嘆：原來一千多年前，中國人的農具就已經有這麼多功能了。

你還會看到，在夏天，田間地頭農民的日常生活。在116窟，壁畫裏的氣氛就更生活化了。一邊是農夫戴着草帽，正蹲下身子收割麥子；另一邊，一個婦女提着水罐，肩上還扛着竹籃，快步走來，好像在喊：「快點回來吃飯啦！」這畫面透出世俗生活裏的家常和親切，就像一張定格的古代動漫畫，會讓今天的人們感受到農耕不僅是辛苦的勞作，還有一家人之間的溫情互動。

你還會看到，秋天裏務農的工具與勞作。在榆林窟第3窟，佛與菩薩像身旁出現了農耕、釀酒、冶鐵的場景。宗教和世俗交織在一起，彷彿在提醒大家：佛國即是人間，修行也離不開柴米油鹽，人間煙火畫裏的工具細節豐富，鐵鍬耙子一應俱全，這些都會成為研究那個時代生產生活的「圖文資料」。

當然，你還會看到農耕生活帶來的收穫：打場與揚場。壁畫裏也畫了不少打穀場景，有的農人揮舞連枷獨自敲打，有的兩個人對打配合着節奏，稻穀顆顆落下，彷彿還能聽見「啪嗒」的節奏聲。這種勞動場景，透露出一種熱鬧又快樂的喜悅。這是壁畫裏，描繪農民們一年後豐收的景象。

除了人們的農耕生活，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裏，還有很多「牛」在田間地頭勞作的畫面，「二牛抬槓」「牛拉車」「一人一牛耕地行進」，還有牛在悠閒吃草等景象，牛與人和諧相處，組成敦煌壁畫中生動活潑的生命狀態。在莫高窟佛國莊嚴的壁畫裏，敦煌的畫師們，卻沒有忘記留下屬於凡間的煙火。農耕的身影、生活的細節、家庭的溫情，都在這些壁畫裏被記錄了下來。

這也在提示我們，極樂淨土不是遙遠的夢想世界，它就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們今天走進這些洞窟，不只看見了飛天和佛光，還能看見千年前，百姓們日常的笑聲、勞作中的汗水和付出後的希望。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裏，牛與人和諧相處。作者供圖

來鴻

●梁君度

墨香七十七載 筆耕文匯情長

時光煮雨，歲月縫花。近日翻檢故紙堆，得見2019年7月2日香港文匯報副刊一頁泛黃剪報——那日恰是「愉韻度曲」專欄初綻芳華之時，拙作《讓洋人學懂欣賞中國書法》首度與讀者相見，記述在大西洋城萊斯公立藝術館展出書畫時的趣聞軼事。自此，我與文匯結下不解之緣，六載筆耕不輟，竟成生命中一段錦繡年華。

七十七年前，第一縷墨香飄散香江之畔時，誰曾想這份報紙會成為穿越時代的精神燈塔？作為副刊撰稿人，我尤感佩文匯始終為文化留一席淨土。在副刊的方寸天地間，我們既能談琴棋書畫，亦能論詩詞曲賦，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為讀者守住一片精神桃源。

當傳統媒體面臨轉型之困，文匯卻能在守正創新中從容前行。既堅守紙媒的深度與溫度，又借新媒體之翼讓雅韻飛入尋常百姓家，使書法藝術等傳統文化在數字時代煥發新機。

作為親歷者，我見證着副刊如何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在這裏，我們不僅傳承着千年文脈，更記錄着當下香港的文化生態。每當聽到藝術界同仁說起從專欄文章中得獲啟發，或

見讀者來信探討書法妙諦，便覺這份筆耕意義非凡。七十七年於歷史長河不過彈指，於報業卻是幾代人的薪火相傳。祝願香港文匯報在新時代繼續做文化的守望者，既承載香江風韻，亦融匯家國情懷。期待與諸君繼續以墨相交，在文字中遇見更好的香港，更好的時代。



●梁君度作品曾參加大熊貓書畫作品展。作者供圖